

张北海往左,姜文往右

——从《侠隐》到《邪不压正》

■ 吴 玫

料到《邪不压正》会移用古典音乐,理由有二:一是从处女作开始,姜文就喜欢挪用古典音乐来加持自己的银幕力度,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莫扎特的《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普契尼的《贾尼·斯基基》,等等;二是,由王菲演唱的宣传曲,选用了英国作曲家埃里克·柯慈的作品《宁静的湖泊》来填词。但是,我没有料到,《邪不压正》会选择这部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

1938 年,肖斯塔科维奇 32 岁。为他带来厄运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已是六年前的作品,艺术生命极富弹性的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在夹缝里求生存,寻求作品多样化的途径。爵士乐,在 1930 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禁区,肖斯塔科维奇却对这种来自美国的曲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4 年,他尝试创作了第一号《爵士组曲》。作品完成后,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四年以后,他再度尝试这一曲风,完成了更为著名的第二号《爵士组曲》,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第二圆舞曲》。作品旋律优美,典型的华尔兹节奏里荡漾的是奔放的俄罗斯风情。所以,《第二圆舞曲》完成以后,被多部俄罗斯题材的影片用作配乐,如奥黛丽·赫本版本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圆舞曲》最近一次被用作电影配乐并广为人知,是在电影大师库布里克 的谢世之作《大开眼戒》里,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扮演的角色在欢快的乐曲中翩翩起舞,而夫妻间的猜忌越来越强烈。这让我们意识到,肖斯塔科维奇这首短章,也可以配合与自由欢快,



根据《侠隐》改编的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侠隐》
张北海著
世纪文景公司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及奔放对立的情绪。

尽管如此,如果读过张北海原著《侠隐》的读者走进电影院欣赏姜文的新作《邪不压正》,放映厅暗场以后,片头开始在银幕上腾挪,当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在耳畔响起时,也许会感到诧异——怎么改编,《侠隐》都不会是一个欢快的故事或者充满狐疑的故事吧?

呈现出黄金十年最好的北平,是众多赞誉张北海《侠隐》的理由之一。多年前在图书馆遇到《侠隐》,抱着试读的心态将其从书架上取下来,继而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就是因为张北海用漂亮的汉语将 1930 年代的北平还原得叫人神往:“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他觉得自己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然而,姜文志不

在于将张北海笔下的北平完美地呈现在银幕上,所以成片以后先睹为快的高晓松会追问:“为什么原著的乡愁情结所剩无几?”

“乡愁和旧韵留给别人拍吧”,这是姜文给高晓松的答案,更是给所有《侠隐》读者的“预警”。坐在电影院里观看《邪不压正》,我们很快发现,说是改编自张北海的《侠隐》,李天然、蓝青峰、朱潜龙、关巧红、唐凤仪倒还是原著中的姓名,马凯医生变成了亨德勒医生,朱潜龙的帮凶、日本人羽田变成了根本。改变人物的姓名,是《侠隐》到《邪不压正》后最可忽略的变化,那么,哪些变化忽略了就不能理解姜文对原著所作的取舍呢?——关巧红。

姜文舍弃原著中的乡愁和旧韵的同时,也将武侠不足文艺有余的《侠隐》中不足的那一部分处理成了影片的基调而不是主旋律,就是为了渲染李天然与关巧红之间的浪漫故事。为了让这个浪漫故事的分量足以抗衡民族冲

突的复仇故事,从《侠隐》到《邪不压正》,改编最大的,是关巧红。

原著中,这个丈夫和儿子被日本兵汽车轧死的寡妇,只是在胡同里借了一间房靠手艺吃饭的小裁缝,虽也清丽可人,最多也只是与李天然心意相通的异性。后来帮助李天然完成复仇计划,顶多是助一臂之力,哪里像电影里,假如没有关巧红的循循善诱,眼睁睁地看着师傅一家被朱潜龙和根本残暴杀害却无能为力,在李天然心里堆叠起来的魔障,就无法消解,李天然也就无法完成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世纪文景公司在《邪不压正》上映之际重版的《侠隐》,比我以前读到的版本,多了一些内容,包括一篇《〈侠隐〉作者张北海答客问》。回答中,张北海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部《侠隐》,除了带动故事情节的报仇主题之外,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主题: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一语道出了《侠隐》与《邪不压正》的“分歧”。

写作《侠隐》,张北海是为了纪念已然消失的过往;被《侠隐》打动继而将其拍成电影,姜文只是想借助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关系,完成一个永远的银幕浪漫故事。也就是说,张北海和姜文都以《侠隐》为起点,前者回到了从前,后者去到了未来。从《侠隐》到《邪不压正》,张北海往左,姜文往右。喜欢被岁月尘封后愈加醇厚的乡愁的读者,尽可以在《侠隐》里找到慰藉;更愿意随电影摆脱地上血雨腥风的羁绊在四合院的屋顶上自由翱翔的,就去看《邪不压正》,去看关巧红成就李天然的故事。他俩似是而非的爱情,在埃里克·柯慈的《宁静的湖泊》、莫扎特的《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和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中《索尔维格之歌》的陪衬下,美得叫人艳羡。有意思的是,《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和《索尔维格之歌》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姜文的电影里,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一步之遥》的主题音乐。《索尔维格之歌》到底吟唱了什么?生活放荡不羁、行为荒诞不经的农家子弟培尔·金特,不知冶游去了何方,初恋爱人索尔维格始终初心不变,她在茅屋前一面纺纱一面唱起了这首《索尔维格之歌》,想用耐心唤回浪子的心,并坚贞不渝地等待他归来……此曲意思显豁,再一次让其出现在自己的电影《邪不压正》里,姜文用了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的名曲《偷洒一滴泪》来回应,“我怎能离开她?她爱我,我看得出”。在姜文看来,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三部曲”演绎至《邪不压正》该有个完美结局了。

但哪里会有完美结局呢?“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进了北平城,张北海笔下的老北平和侠消失了,姜文在银幕上营造出来的浪漫故事,又怎能永恒?没有一个古典音乐乐迷会不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号《爵士组曲》创作于乌云压境之际。

一种不灭的精神

——从罗家伦的一篇文章说起

■ 朱洪涛

忝列大学讲席,总想讲一些自己的话,说一些自己的故事。忽然得着了机会,觉得可以给大家讲一下罗家伦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因为有些文章可以是技术的分析,譬如语言、修辞、结构等,清晰而明了,也符合中文系学生的胃口,但好像缺了点意思。于是我想与其这样子寻常路头走去,还不如来一篇看似简简单单的平铺直叙文,领略藏在文字背后的醇厚情感。

罗家伦文章里有两段话颇能打动读者,这也是这篇文章为人引用最多的地方。第一段话是谈中央大学农学院职员王西亭等人如何将珍贵的畜牧品种运送至重庆的:

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

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西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这可以是一篇极为精彩的小说创作素材,个中经历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毫不过分。那时候中国大学的西迁历程亦可由此一窥全豹。我想罗家伦在文章里不滥施抒情,原因在于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他应该擦拭掉眼泪,收拾悲伤的心情,服从全局的安排,将更多的师生以及设备尽速从南京转移到重庆。文章里的克制与平淡,是悲欣交集的复杂样态,毕竟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第二段话是:

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

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忠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这是豪气与底气的彰显,一种风度与实力的体现,守己有度,伐人有序。每次看到这些地方,心中总会升起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他们曾经真实地生活过,真实地抗争过,慢慢地又被时间掩盖了。但是光芒不可掩,越往后越会被人言说。这实际就是说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责任。这几年来,去各个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看遗存下来的老报纸、老档案,每每触摸到谈彼

时大学的文字,都会产生一种好奇与敬佩之感。从他们形态各异的字迹得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动态。最感慨的还是他们身上传统读书人修习自身与澄清天下的救世精神。

这篇文章通篇讲的就是一种不灭的精神: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很欣赏何兆武的《上学记》,数年前看过后一直念念不忘。他在西南联大读了七年书,经历了战火与硝烟,人生中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昆明。到了晚年回忆往昔,却是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平静与淡然,血腥、残酷、死亡、党争这些反而不是这位老人记忆最深的地方。我常常偏执地认为,一个人学生时代的回忆,他会用人生里最好的形容词来归纳。何兆武便是如此。他说:“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何兆武给自己的学生生涯写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脚。我想如果把“意义”换成“意思”也可通,完全可以说,他过了有意思的人生。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如果从纯粹事实的角度看过去,也许会发现很多错处。但今天的看过去,还应该把心跟上,将心贴近,感受他们的律动,否则充其量是一个风干的人儿,往往有味同嚼蜡之感。